



蘇 聯 英 雄
瑪·杜 斯 闊 娃 著

一個女領航員的筆記

時代出版社

蘇聯英雄 瑪·拉斯闊娃著

一個女領航員的筆記

張 左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一個女領航員的筆記 25開166千字

著 者：瑪·拉·斯·蘭·娃

譯 者：張 左

出版者：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鐘場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外 文 印 刷 廠

裝訂者：第 一 生 產 合 作 社

1—89,000冊

定價9.700元

1953年11月北 京 初 版

1953年11月第 一 次 印 刷

М. Раскова

Гер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ПИСКИ ШТУРМА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1. Ленинград



蘇聯英雄 瑪麗娜·米哈依洛夫娜·拉斯闊娃

目次

序

第一章

化學呢，音樂呢？

繪圖員變成領航員

大風暴

在航行試驗室

「你能成個駕駛員！」

盲目飛行

第二章

「五一」空中檢閱

六架飛機從列寧格勒飛向莫斯科

一九三七年的快速度競賽

在格里卓杜波娃飛行組中

五 七 八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波林娜學習游泳..... 八五

三個人在大海裏..... 九七

駕水上飛機在陸地上飛行..... 一〇四

第三章

瓦麗亞與波林娜認識了..... 一二

在克里姆林醫院中..... 三二

勳章..... 三六

瓦列里·巴甫洛維赤·赤卡洛夫..... 三八

舍爾柯沃機場..... 三三

「斯大林同志准許你們飛行」..... 三四

起飛..... 三九

在領航員座艙中..... 四〇

無線電調皮..... 四五

跳傘..... 五一

在大森林中..... 五四

「祖國號」飛機野營..... 五五

嚮導馬克西莫夫..... 六一

在阿姆貢河淺灘上.....	一九五
克爾比——青年團員城——伯力.....	二〇二
你好，莫斯科！.....	二〇七

序

優秀的「斯大林之鷹」們——列寧——斯大林的黨所教養的駕駛員與領航員——在祖國勝利的輝煌史冊中，寫下了許多光輝的篇幅。

本書作者，瑪麗娜·米哈依洛夫娜·拉斯闊娃也是光榮的「斯大林之鷹」羣中的一個。

瑪麗娜·拉斯闊娃是第一批女領航員之一，與女駕駛員波麗娜·歐西平柯乘水上飛機，在陸地上完成了從黑海到白海的長途飛行後，她已在國內聞名。又與女駕駛員瓦麗亞·格里卓杜波娃及波麗娜·歐西平柯駕着「祖國號」飛機，完成了從莫斯科到遠東這次非凡的、中途不降落的長途飛行之後，更受到青年們的廣泛歡迎與愛戴。

年青的、能幹的女人醉心於航空事業，很快地掌握了空軍中一門複雜的學科——航行學，成了受國家託付繁重任務的領航員。

領航員兼駕駛員拉斯闊娃的英雄道路並不長。當衛國戰爭之初，她指揮一個女航空團，準備參加反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時，不幸犧牲在飛機上了。

在她一九三九年所寫的「一個女領航員的筆記」一書中，瑪麗娜·拉斯闊娃真實而樸素地敘述了自己在空軍中的工作，怎樣堅持地逐步地領會了複雜的航空技術，走上了寬廣的領航員的道路。

切盼達到宿願的意向、爲掌握複雜的科學而進行的不倦的勞動、謙遜、對祖國的熱愛——這些就是瑪麗娜·拉斯闊娃的性格的基本特點。

蘇聯政府對她的功勳，給予很高的評價。由於順利地完成了斯大林所交給的任務——駕「祖國號」飛機完成了從莫斯科到遠東的長途飛行——瑪麗娜·拉斯闊娃獲得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瑪麗娜·拉斯闊娃的生平是非常值得我們青年學習的。

第一章

化學呢，音樂呢？

……周圍槍聲響着。砲聲轟鳴。高大房屋的牆壁顫動着。窗上的玻璃叮噠作響。屋外砲彈爆炸，榴霰彈如雨地散落下來。

我們在蠟燭燈下坐着。

砲聲靜了幾分鐘之後，又更有勁地響起來了。已經好幾天不領我們孩子們到街上去玩了。

……在特維爾斯基街道花園上，砲彈燒着了房子。

父親把我們從屋裏帶到走廊去，這裏比較安全些。爲了不使我們害怕，父親講着一些漫長而有趣的故事，裝扮起來，逗得我們發笑。

我才五歲，外邊發生了什麼事，我全不知道。只聽到大人中講：「紅軍」、「白匪」、「士官生」。媽媽跑到走廊說保育院的窗子打穿了，槍彈陷進了牆壁。父親把打在牆裏的槍彈掏出來，留作紀念。學生們也不到父親這裏來了。鋼琴蓋着，已經不上課了。媽媽也不上班，整天坐在家裏。這倒很

好，因為平常我們在家裏看見媽媽的時候很少。

有人從外邊跑進來，說看門人中流彈死了。我聽到一些不熟悉的話，還完全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可是覺得在生活中發生了什麼新的大事件。

小孩子的床搬到走廊上來，我們就住在這裏，在這裏吃，在這裏睡。

我記得一九一七年十月就是這樣。射擊已停止了，父親抱着我出去踴躍。這時剛下過頭一次小雪。在我們大街的一角上有一片殷紅色的水窪，這是血。房子被槍彈打成了蜂窩，有的被砲彈摧毀了。我們的窗子全被打破。玻璃在腳底下咔嚓響着。舉着紅旗的人羣向我們迎面走來。旗子上邊帶着哀悼的黑色飄帶。人羣默默地朝着紅場走去。載重車運送着紅色的棺材。

犧牲了的革命戰士被埋葬起來了。

這就是我童年時所留下的印象。

我出生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五年。回憶一下自己的童年時代，很少有歡樂的日子。當年孩子們曾經在那裏面成長起來和受到教育的艱難困苦，是我們的後一代兒童所不知道的。

年青的蘇維埃政權不可能馬上給予孩子們溫暖的學校、充分的食物和衣服。爲了不讓孩子們嚐受到困苦，不讓他們感覺到內戰的折磨，雖然作了許多工作，可是在那些年分，孩子還是免不了隨着大人吃不飽、穿不暖、住在冰冷的房子裏。

父親曾當過音樂教師，母親是小學教員。一清早母親就出去工作，哥哥上學讀書；學生們到父親這裏來上課。家裏充滿了歌聲和樂聲。父親因身體關係不能出去教課，不得已才叫學生到家裏來學習。

沒有什麼可燒，屋子裏冷得無處躲藏……

不久，媽媽被派到祖波夫斯基廣場上的保育院工作，於是我們就搬到那裏去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保育院，設置在一個過去的女子學校內。這裏送來了將近七百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和孤兒。過去的學校還遺留下幾十個孩子。他們穿的很好，處在特殊地位。到這裏以後，我才頭一次聽說有「我們的」孩子和「你們的」孩子。舊教員極端反對新來的孩子和蘇維埃政權帶到學校裏來的新制度。

革命前就在這裏工作多年的教師們，用學校裏的經費購買了住宅及用具。他們把學校看成「肥缺」，能够大發其財的地方，因而仇視蘇維埃政權，千方百計對新制度消極怠工。

這些新制度首先就是要使廣大的無家可歸的孩子得到飽暖。一些進步的教師，連我母親在內，與消極怠工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女校長隱藏供給給孩子們的東西，拒絕將存在倉庫中的毡靴和棉衣發給孩子們，這很快就被揭露出來了。孩子們凍壞了，手脚發腫，帶着膿疱。就連包傷用的藥棉與綳帶也不發給。用來擦手脚，以免凍傷的凡士林油也都藏起來。舊教師竭力作弄孩子們。他們向孩子發洩對新制度的怨毒與不滿。一個女教師，牧師的女兒，故意破壞課業。因為沒有事情在學校混日子，她什麼也沒教給孩子們。我正好落到她那班裏，一整年，我連認字都未學會。

我媽媽被任命為保育院教導主任兼總務處主任。一開始她就必須領導反怠工教師的鬥爭。她盡了最大努力，首先驅逐了那些教師，在保育院樹立了新的制度。

我和哥哥在保育院同別的孩子住在一塊兒。我是個淘氣的女孩子，連男孩子也欺負不了我。

小孩子們自己到地下室去，到倉庫去給全班領麵包。大家最願意派我去。都知道我又小又靈活，一

定能鑽到最前頭去，領到許多麵包頭的。我們會特別貪婪地爭過麵包頭。有許多力氣大的男孩子保衛着我，以免出了地下室在路上被大孩子搶奪了去。

當新教師幫助人民教育委員會劃除了怠工者的時候，保育院的生活變樣了：有了暖和的衣服，改善了伙食，屋子也比較溫暖了。

可是我還是吃了一點苦：手凍傷了。兩手腫起，覆滿了膿疱。他們把我和其他生病的小孩一起送到醫院裏。這裏很暖和，吃得更飽。

病癒後不久，就把我送到普希金音樂學校去了。我從小就表現出有音樂天才，有些在家裏聽過的曲子，很快就學會和記住了。送我進音樂學校的時候我纔六歲。他們叫我唱歌，當我對誰都不覺得拘束、毫無錯誤地、高聲地唱完柴可夫斯基的抒情歌「哎，暴風雨呀，停止吧！」的時候，大家頗為驚訝。我被錄取了，便開始每週到音樂學校去兩次。音樂很容易。我更喜歡音樂默寫。格涅辛娜老師教音樂默寫。我能獲得初步的音樂知識，應當感激她。音樂默寫能鍛鍊忍耐性與思考的習慣。

父親在一九一九年死去了。殯儀是肅穆的。母親當着孩子的面向來沒哭過。這一次她也沒哭。她非常嚴肅，臉上表現出哀痛。腰也不彎地挺直身子走着。看見媽媽沒哭，所以我們也沒哭。

父親死後，母親被任爲莫斯科附近馬爾菲諾兒童教養院主任。

兒童教養院裏住着一些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死去的士兵的孤兒。革命前他們僅僅受宗教精神的教育，

把鑲在牆上的偶像當神來祈禱。不難想像，和我母親一起來的教師們耗費了多少精力，才根除了舊教育的殘餘。

媽媽工作很多，而且家務也不少。

她把父親的衣服改給哥哥穿。哥哥長大時，再給我穿。總而言之，童年時給我穿的像個男孩子一樣。我經常穿男孩子的短上衣外加裙子。哥哥應該記得，他穿過的東西，我還要穿很長時間。我們總是穿着穿過的改製的舊衣服。媽媽有時做針綫做到深夜；拚湊、縫補我們的極普通的衣服，盡力使這些衣服像個樣。爲了供我們穿鞋，媽媽曾加入過靴鞋學習班，學會了縫鞋子。起初給我們做麻繩底的布鞋，以後不知從哪兒搞到一塊皮子。每天晚上縫，手都刺出血了。可是我們有鞋子穿了！雖然不很好看，然而它裏面包藏着多少母親的慈愛與關懷呀！母親決定：無論如何，寧可忍受一切困苦，也要把自己子女撫育成健壯的、堅強的人。她堅定地愛護和關心着我們，爲了兒女，她能放棄一切。

在馬爾菲諾，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處身在大自然中。每天在田野裏跑，和男孩子們玩耍（當時教養院裏女孩子少）。音樂荒廢了，父親的舊鋼琴已被留在城裏。

一年後，爲了使我們能在學校學習，媽媽自己請求把她調到莫斯科去。一九二〇年年底，媽媽得到了房屋領取證。房間很大，冬季取暖就困難了——柴火不夠。媽媽買了個小鐵爐子，可是鄰居不准把煙筒穿過他們的房間，我們就從小窗戶通了出去。

我和哥哥回家時，常常要看風向。如果西風就糟糕——不能燒爐子。若是南風或者最好是東風，就可以生起爐子盡情地烤。這是我最初的「氣象」觀測。

我已在學校的二年級了。放學後，我就回到媽媽在那兒工作的幼兒園，在那裏和孩子們一起畫呀，唱呀，在歌劇組或合唱組學習呀。過了不久，我就在音樂專科學校入學會考上及格了。會考時我唱了「勇敢，戰士們」，放開了喉嚨，雖然很多人聽，可是我一點也不羞澀。我很熟悉樂譜，還是在五歲時父親教給我的。參加會考有五十二個孩子，只錄取了兩名：我和另一個女孩子。

音樂專科學校的課程進行得很順利。我對音樂默寫特別感覺興趣。我們有非常漂亮的訂在厚紙上的五綫譜紙。在這樣的紙上我們應該添上響亮的音符；音樂默寫就是這樣。它成了一種引人入勝的遊戲，在這一課孩子們很好地掌握了音樂知識。不久，我就能無誤地寫樂譜了。

媽媽仍和從前一樣，把一切休息時間都用來照顧我和哥哥。我們年紀越大，她就越困難了。她要縫補，改做我們的外衣和襯衣。一切都由她自己做，因為孩子們必須上學讀書。

我記得，當我們家裏出現白麵包時，曾像過大節一樣。媽媽疼愛我們，想給我們弄些好東西吃，把我們領到麵包舖，買了半個白的圓麵包。把它鄭重其事地擺在桌子上，切成小塊吃，喝着不很甜的茶。這就覺得很好吃了。

我在十歲時進入了音樂學院。在這裏得到獎學金待遇——現金不多，主要的是發給實物：植物油、麵粉、糧食。這對家庭是很重要的幫助。我還記得，就在那時給我買了一雙真正工廠出的皮鞋。

音樂學院兒童班不久就停辦了，於是把我轉到了魯賓斯坦音樂專科學校。在這裏我在鋼琴班學